



豫 剧

花 打 朝

又名 程咬金拔桩

周孝武 赵鑫亭 整理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戏是河南梆子傳統剧目，用喜劇手法描写程咬金和夫人程七奶奶立逼唐王赦放罗通的故事。剧中主角程七奶奶和程咬金的粗獷豪迈性格，塑造的非常突出，十分可愛。程七奶奶罗府吃席和上殿保本，程咬金硬拔桩橛和大鬧金殿，都是精彩場面。人民的劇作者，按照自己的喜愛和想象，塑造出人民敬仰喜愛的英雄形象；刻划人物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这戏的特色。

封面剧照：剧中人程七奶奶、程咬金，系河北豫劇团主要演員宋淑云、常金鐘飾。

豫 剧

花 打 朝

又名 程咬金拔橛

周孝武 赵鑫亭 整理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

★

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 1 1/4 印張 · 28,000字

印数：1——5,200册 定价：(7)0.15元

統一書号：T10086·95



人 物 表

(以出場先后为序)

报子
八罗兵
罗通
四侍从
捧旨官
四苏兵
苏定方
庄氏
家院
程七奶奶

秦夫人
程車夫
秦車夫
四内侍
唐王
李道宗
劊子手
四程兵
程咬金

第一場 凱旋

〔报子趟馬上。

报子：（念）奉了元帅令，
催馬快如风。

（白）俺，平北大元帅罗通帳前报子是也。只因罗元帅北国得胜，元帅命俺連夜进京禀与万岁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八兵卒引罗通上。

罗通：（唱）扫灭狼烟干戈定，
大队人馬进京城。
俺罗門世代是虎将，
扶保着大唐江山永太平。
可叹奸贼把忠良害，
讒臣当道胡乱行。
史建王趁势发人馬，
苏定方乘机上龙庭，
他明着保我挂帅印，
暗里却是害罗通。
我为了大唐江山尊圣命，
撇下私仇挂元戎。
实可喜北国一战大获胜，
枪挑番王鎮边庭。
单等我回朝交了旨，

（夾白）苏定方哪！狗贼子！

定与奸贼把眼清。

忙吩咐众三軍把皇城进，（內白“圣旨

下”)

啊！老父王降圣旨所为何情？

〔四侍从带鑾駕引捧旨官上。〕

捧旨官：圣旨下：

罗 通：臣甲冑在身，不便全礼，望祈恕罪。

捧旨官：馬上听封！

罗 通：万岁！（拱手）

捧旨官：（讀旨）“只因罗通平贼有功，朕加封一字甩手并肩王，賜你半朝鑾駕，御街夸官三日。”圣旨讀罢，望詔謝恩哪！

罗 通：謝父王万岁万万岁！（捧旨官下）

兵 卒：（同白）与千岁道喜！

罗 通：都有賞賜。

兵 卒：（同白）謝千岁！

罗 通：众将官！一部人馬回府，与你老夫人报喜，其余人馬随我御街夸官去者。

（唱）老父王降旨把俺封，

苏贼的奸計全成空。

众将官快随我御街以上，

罗家軍要显显当年的威名。

〔同下。〕

第二場 夸 官

〔四兵卒引苏定方上。〕

苏定方：（唱）听說是小罗通得胜回京，

万岁爷在御街又把官封。

計未成反鬧了一場大病，（思索，罗通兵卒

暗上)

我还得另想計再害畜生。

〔苏定方兵卒和罗通兵卒齐喊：“撥道”。

苏 兵：（白）你們是干什么的？

罗 兵：罗千岁夸官的，你們是干什么的？

苏 兵：（仗势地）我們国舅爷下朝回府，你給俺撥路！

罗 兵：你給俺撥路！（互爭“撥路”）

一罗兵：各稟其主。

苏 兵：好。（向苏定方）稟大人，咱的人馬与罗通相遇，不叫前进。

苏定方：哎呀且住！怕遇見这个小畜生就偏偏遇上他了……

（稍思）我看見他没有什么好处，来呀！人馬轉向僻街。（下）

〔四侍从引罗通上。

罗 通：众将为何不往前行？

罗 兵：苏定方的人役拦擋去路，不能前行。

罗 通：（怒）怎么苏定方？好把你这个奸贼，罗爷得胜还朝，你不来迎接，反敢拦擋本帅，你眞眞欺人太甚哪……（望）苏定方哪里去了？

罗 兵：僻街去了。

罗 通：速速赶到僻街。

〔圓場，苏人馬上，互爭“撥路”。

苏 兵：哟！这不还是您哪？（向苏定方）又与罗通相遇一处。

苏定方：啊？老夫躲到僻街，你赶到僻街，眞乃仗势欺人！

（欲上前又止）且慢！我是一文，他是一武，倘若与他爭斗起来，老夫岂不白白吃亏！（思索）不免

上前陪个笑脸也就是了。接馬！（假意向罗通献媚，罗通不睬）我看罗千岁哪里？罗千岁！啊！哈……不知罗千岁得胜还朝，少去接迎，当面恕罪。

罗通：哼哼！本帅胜败，何劳你苏定方担心！

苏定方：啊！我张口一个千岁，合口一个千岁，你为何叫我的乳名？真真岂有此理！

罗通：我叫你叫得起。

苏定方：你叫我叫得起，难道我就不敢叫你。

罗通：你叫我罗千岁！

苏定方：我叫你罗千岁你就是罗千岁，不叫你罗千岁你……就是罗通！

罗通：狗奸贼！

（唱）你只說这一計害我丧命，
怎知你罗千岁馬到成功。

你在朝披冠带凭文凭武，
居两天胭脂官要什么威风？

苏定方：（唱）咱本是同殿奉君莫伤情面，
你可曉国舅爷我的威名？

滿朝的文武臣都把我尊重，
我岂能怕你这小小頑童。

罗通：（唱）狗奸贼你竟敢把俺辱罵，
莫非想与罗爷論論輸贏？

我不怕你这个当朝的国舅，
也不怕你去找歪王道宗。

北国的史建王我枪挑馬下，
难道說你比那番王还凶？

滿腹怨气难忍讓……

罗千岁定与你把賬算清。

〔罗通挽袖撩衣，将苏定方按倒痛打，苏兵躲在一旁。〕

罗通：（冷笑）嘿嘿嘿……带馬！（急下）

一苏兵：（稍稍上前，望罗通去远）回来，誰走誰不是好汉！

众苏兵：别喊啦，把国舅爷叫起来吧！（向苏定方）国舅爷起……（苏定方摆手不叫喊，兵不敢言）

苏定方：哎哟……（站起，害怕地）罗通呢？

众苏兵：走啦。（苏定方不放心，探望）走远啦！

苏定方：（抖威）罗通，你反了！（用力，发觉伤痛）哎哟……。

（唱）小罗通你莫要撒野逞能，

大量你这一回难以逃生。

众人役快打道翠花宫院，（进轎）

为报仇岂能怕吃苦受疼。

〔下。〕

第三場 聞 惊

〔庄氏上，家院暗上。〕

庄氏：（唱）俺罗家十几載未曾領兵，
想不到我兒挂帅留美名，
可喜他虽年幼是員虎将，
等我兒回府来与他庆功。（罗通上）

罗通：（唱）御街以上报仇恨，
叫奸賊再不敢欺压罗門。

（白）兒見母亲！

庄氏：我兒夸官回来了？

罗 通：回来了。

庄 氏：坐下！（罗通坐）我兒北国得胜，万岁又加封高官，真是天大喜事，为娘特备酒宴与兒庆功。家院！摆宴上来！

罗 通：慢着，适才在御街之上鬧出一場风波，还未曾禀与母亲。

庄 氏：怎么，一場风波？

罗 通：孩兒御街夸官，正好遇見苏定方老賊。母亲你想，仇人見面怎能輕易放过？叫我抓住这个奸賊，給咱罗門报了仇，解了恨。母亲，你是怪兒不怪呀？

庄 氏：啊！我兒你将奸賊打了？

罗 通：将他打了！

庄 氏：不好！

（唱）我兒作事太任性，
怎不叫娘心內惊。
虽說罗門功劳重，
拷打皇亲恐难容！

罗 通：（白）母亲不必害怕。兒上殿与他辯理，有理見君，怕他何来？

庄 氏：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兒上殿見君多加小心，为娘請来各府誥命夫人上殿保本，也好搭救我兒一条活命。

罗 通：兒遵命。（下）

庄 氏：家院，溶墨来！（写帖）家院，拿此帖去請各府誥命夫人，就說罗府有要事相商，快去。

家 院：遵命。

〔分下。〕

第四場 吃 席

〔程七奶奶，秦夫人各帶車夫兩邊上。〕

秦夫人：（唱）羅府有帖把我請，

程七奶奶：（唱）我見了八弟妹喝上几盅。

秦車夫：你們是哪府的車輛啊？

程車夫：我們是程府的車輛，開往羅府去的。

秦車夫：我們也是去羅府的。

秦夫人：那邊廂你是老七家？

程七奶奶：噢！我當是誰哩？原來是二小。

秦夫人：哎，二嫂。老七家，你穿的花麗麗的你上哪裏去呀？

程七奶奶：二嫂，你也穿的跟個花驢駒一樣，你上哪去呀？

秦夫人：我是去羅府排宴哩。

程七奶奶：我是上羅府吃席哩！二嫂，咱這好有一比……

秦夫人：比從何來？

程七奶奶：南天門上放起火。

秦夫人：此話怎講？

程七奶奶：一溜神氣。

秦夫人：哎，一路同去。

程七奶奶：對，一路同去，走吧二嫂！（圓場秦下車，車夫下，家院暗上）

程車夫：來到啦，請太太下駒！

程七奶奶：我打你個小狗頭，你怎麼叫太太下駒呀？

程車夫：太太，下駒就是下車，駒（車）車一樣。

程七奶奶：太太不愛聽這個駒字，再重說吧！

程車夫：好，請太太下……（程七奶奶瞪眼）……車。（笑）

程七奶奶：你回去吧，我去罗府排宴去哩！

程車夫：太太，你吃飯可別把我忘萎！

程七奶奶：忘不了，我回来給你捎点啥呀？

程車夫：你給我捎个蛤蟆玃泥吧。

程七奶奶：咦！啥是蛤蟆玃泥呀？

程車夫：蛤蟆玃泥你都不知道，就是拿一个蒸饅夹个肉丸，
就是蛤蟆玃泥。

程七奶奶：好吧，好吧，你回去吧。（程車夫下）

秦夫人：老七家，你上前傳傳吧。

程七奶奶：二嫂，你往后拦拦吧。

秦夫人：往后站站。

程七奶奶：叫我看誰在这把門哩，噢！老家院。（高叫）老家院！

家院：（打呼嚕）……

程七奶奶：老东西，还吼哩，吼烂你喉嚨眼里皮，沒有卖筒膏藥的！老家院！（家院仍睡）誰的二百錢？

家院：我的……（睜眼）噢！城隍奶奶呀！

程七奶奶：我打你个老东西，你咋叫我城隍奶奶呀？

家院：叫錯啦！（笑）見过程七奶奶！

程七奶奶：罢了！往里傳傳吧，就說各位夫人都吊死啦。

家院：哎，到此啦！

程七奶奶：你要傳的快，你太太迎接的快，就是到此啦，你要傳的慢，你太太迎接的慢，这比吊死还难受哩！

家院：还是到此啦。

程七奶奶：到此啦，快点傳傳吧。

家院：有請太太！（庄氏上）众誥命到。

庄 氏：里边有請。

家 院：有請。

庄 氏：我看二嫂、七嫂哪里？

程七奶奶：我看八弟妹哪里？（三人見面同笑，程大笑）

秦夫人：

庄 氏：二嫂身体可好？

秦夫人：八弟妹你也好吧？

秦夫人：

庄 氏：（同白）謝問了，好說了。（程連問數聲，庄、秦

只顧說話，未聽見）

程七奶奶：（生氣）啊？不答理我呀，不理我拉倒。（摔椅子，怒坐一旁）

庄 氏：二嫂，我那七嫂為何氣昂昂坐在一旁，可是哪個得罪她了不成？

秦夫人：待我問過。（問程）老七家，你氣昂昂坐在一旁，小嘴一撇，給拴着八个老叫驢一樣，莫非誰得罪你了？

程七奶奶：二小！

秦夫人：哎，二嫂。

程七奶奶：二嫂，这事是在我心里，要是你呀……你比我还生气。

秦夫人：什么事能生这么大的气呀？

程七奶奶：什么事？你想想，咱們姊妹輕易不見面，見了面我說亲热亲热吧，我問她“八弟妹你好吧，你可扎实吧，吃飯怪香甜吧”？誰知道您两个黑答答黃答答，这个問来那个答，把俺肩膀手关门，連搭也不搭，青石板上倒牛油，把俺給冷清着啦。你想想，我是她請来的，不是我找来的，她給我

这个难看，叫我生气不生气呀？

秦夫人：噢！就因为这呀，待我与你問問去，八弟妹你过来！

庄氏：七嫂到底为何生气？

秦夫人：只因你我姊妹盘話，你没有給她說話，她就生气了。

庄氏：噢！原来如此，二嫂，咱罗府的規矩是从大排小，問罢你才能問她呢，她錯怪我了。

秦夫人：噢！是这么回事呀！我去給她說說去，老七家你过来，你錯怪人家八弟妹了。

程七奶奶：我怎么錯怪她了？

秦夫人：罗府的規矩是从大排小，問罢我才能問你呢，你呀，錯怪人家了。

程七奶奶：噢！原来如此，那……怎么办哪？二嫂，你給她說說二次見个礼吧。

秦夫人：待我說过，八弟妹，你那七嫂錯怪你了，二次与你見礼。

庄氏：我的礼到。（上前）七嫂么，七嫂……（笑）

程七奶奶：八弟妹哪里，八弟妹，啲啲啲，哈……坐坐。

（同坐）

庄氏：七嫂身体可好？

程七奶奶：罢了，八弟妹你可好哇？

庄氏：謝問了。

程七奶奶：好說了，啲啲啲哈……这不是滿天云雾都散了么？

程七奶奶：（同白）八弟妹，將我們請过府来，为了何事？

秦夫人：（同白）八弟妹，將我們請过府来，为了何事？

庄氏：啊……沒有別事，請二嫂、七嫂过府飲宴，你我姊

妹要暢飲几杯。

〔程暗暗叫出秦。〕

程七奶奶：二嫂你听着了沒有？八弟妹請咱吃酒飲宴，你先在這吃吧，我得回去。

秦夫人：你回去干啥？

程七奶奶：你看我忘了帶飯單啦，這不把花衣服弄髒啦，我得回去拿去。

秦夫人：你回去來不及了。

程七奶奶：那咋辦哪？

秦夫人：你手里拿的什麼？

程七奶奶：小汗巾。

秦夫人：就這暫用一時吧？

程七奶奶：這能行啊？（比試）就是行，二嫂，你肚子里真有把料。

秦夫人：哎，有才略。

庄氏：二位嫂嫂少坐一時，我到下邊安置安置。

程七奶奶：安置什麼？我替你代勞了吧！

庄氏：多謝七嫂。

程七奶奶：沒什麼，沒什麼。眾位夫人請了（內應“請了”），羅府人少事忙，不能一一奉陪，你們該坐就坐，該吃就吃，請了吧，請了吧。（內應“請”）三言兩語都打發他們坐了。二嫂你請來上坐吧。

秦夫人：我不能上坐，你上坐吧。

程七奶奶：二嫂，我把你好有一比：羊群里跑出來個駱駝——就算你是個大牲口哩。

秦夫人：老七家，我把你也好有一比：羊群里跑出來個小兔

——別看你小，你可怪机灵啊！

〔三人同白：取笑了，取笑了……。〕

庄氏：还是二嫂上坐。

秦夫人：請。（坐）

（唱）老嫂子我只把首席占了，（家院端菜上）

家院：上菜啦……菜到。（放下欲走）

程七奶奶：老家院，回来回来！

家院：见过程七奶奶。

程七奶奶：今天席前上菜，与往常不同。你得上一样报一样，报的好了太太有赏，报的不好，太太有掌。

家院：太太听报：太太——“案头一碗肉”！

程七奶奶：我打你个老东西，怎么说：“太太案头一碗肉哇”？

家院：太太，罗府的规矩，头一碗先上肉，太太你听错了啦。

程七奶奶：怎么？我听错了啦？走吧走吧。（院下）二嫂，吃肉吧！

秦夫人：你不知道我吃天斋吗？

程七奶奶：啥是吃天斋呀？没福，八弟妹咱吃咱吃。

庄氏：七嫂我用过点心了。

程七奶奶：噢，你吃天斋，你用过点心了，那不用说都显着我好吃了呀！那……您不吃，我也不吃，咱都看着吧。

秦夫人：（同白）老七家七嫂！别生气！你没听人家说呀，能吃

能喝才是有福的哩！

程七奶奶：（笑）您可说对啦，能吃能喝才是有福的咧！你

不吃看着我吃吧。（摸碗）哎呀，沸……真热呀！还冒热气哩。（将碗取下吃介）

秦夫人：（故意問程）老七家，肥不肥呀？烂不烂呀？香不香呀？啥味呀？

程七奶奶：肥……烂……（以手止秦不叫再問，突然将肉咽下，燙着喉嚨）你这个人真气死我啦，剛吃到嘴里一块，你只管問，肥不肥呀？烂不烂呀？我不答理你吧，你只管問，再說給你說話吧，那块肉恁么热，也咽不下去，你看，把嘴燒了一块皮！

秦夫人：到底香不香呀？

程七奶奶：誰品出来味啦，囫圇咽啦。（又吃介）

秦夫人：烂不烂呀？

程七奶奶：（阻秦）哎你……（咽下）二嫂烘烂哪！

秦夫人：（向庄）八弟妹請。

庄氏：二嫂請。

秦夫人：（唱）讓罢了八弟妹我吃头盅。（家院端菜上）

家院：上菜啦……（程拦）听报：金針、木耳、黄花藕，当間加个猛一肘。

程七奶奶：老东西光起些怪名，什么是个猛一肘呀？

家院：就是大碗肘子肉。

程七奶奶：你說燉肘子不算啦，（院下）二嫂，吃猛一肘吧。

秦夫人：肘子肉。我不是給你說过，我吃天斋嗎？

程七奶奶：那不用說八弟妹用过点心啦，（笑）不想今天叫我到罗府里解解饑。（吃介）

秦夫人：（又問程）肘子烂不烂哪？香不香啊？

程七奶奶：（咽下）二嫂，好香啊！（看出庄氏有心事）

(唱) 八弟妹你为啥不言不语?

〔家院端菜上。〕

家 院：上菜啦……太太听报：“七碟子八碗巧十三”当间
又来个猛一余!

程七奶奶：甯掉鞍子没人给你扶，你甯啥甯?

家 院：余……汤大鲤鱼。

程七奶奶：快端菜去吧。(家院下)我说二嫂，这吃鱼可比
不上吃肉哇!我吃的时候你可别问，要是叫鱼刺
把喉咙卡住了，那可不得了。

秦夫人：你吃吧。

程七奶奶：你看我吃鱼吃个名堂。

秦夫人：啥名堂?

程七奶奶：这个筷子按住你的头。

秦夫人：鱼头。

程七奶奶：这个筷子按住你的尾巴。

秦夫人：鱼尾巴。

程七奶奶：稀溜……(秦急问，程被鱼刺扎嘴，剔鱼刺)看
吧，不叫你问，你要问，看扎着嘴了吧!二嫂你
看来个鲤鱼大翻身。(翻鱼)这回可别问了，你
看我吃，稀溜……(秦又问，程卡住)我的八弟
妹呀!

(唱) 八弟妹你请俺有何事情?

〔家院端菜上。〕

家 院：报……清蒸馄饨，外带一个囫圇。

程七奶奶：哟? 什么是个囫圇呀?

家 院：囫圇就是丸子。(跪)

程七奶奶：快去端吧。